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宋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
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
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
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
也言人民至屏無不肅敬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

揚兵殿省

也楊舉

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

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
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

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
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
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

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

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
穆嘗養猪

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劉攽曰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

後舉

孝廉以高第為主事遷繒相

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

在時

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

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

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敝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敝敝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遣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

六子皆知名

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

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

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

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
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官有東名當東北
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
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
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
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

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

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

謂城

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

宜發五陽郡兵

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

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

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克二州

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

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
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
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
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
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

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
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
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
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
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
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
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
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

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微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信之遂求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
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
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
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寢秋毫之善貶纖芥之

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蜀志曰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

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
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
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第舍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宓之文辯
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
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

診候也音直刃反

弟子程高尋求

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
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
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
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
一針卽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
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
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

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
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
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
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
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
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

佗音徒何反

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音孚

遊學徐土

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
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
處齊不過數種

齊音才計反

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

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
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

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勲為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

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鷖鷖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温牀厚覆良久

汗洽出著粉汗糝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
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療也佗便飲藥
令卧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
百日平復也○劉攽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佗
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

餅人萍蘆甚酸

詩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者蘆大謂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

苦酒淹就酒也

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蘆也○劉攽曰注蘋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

可取三

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
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
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

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
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
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
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
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晷當發遇良醫可救登
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
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
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

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佗別傳曰有人病脚臂不能行佗切脉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

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性

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

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

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歎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

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慙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

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劉

攷曰普依準佗療案文不全須有一病字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

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

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鸕顧身不動而回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

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

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

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

損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

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

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

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

一二寸巨闕胸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

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麴散

佗別傳曰青麴者一名地節一名黃

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
告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
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
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麴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
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劉攽

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

漆葉屑一斗青麴十四兩

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
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麴生於豐沛彭城
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
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

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

頸鵲息

鵲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鵲毛萇注曰鵲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鵲郭璞曰似雉長

尾走且鳴也

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

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

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

後莫知所在

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米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

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

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

閩中地今泉州也

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

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

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

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

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

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

樹樹即生莢

易曰枯楊生莢王弼注云莢者楊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

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

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

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

百

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懷

梧支也懷忙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

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

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

衆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炳故

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

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

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

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

而顧家人為憂

顧念也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

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
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
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
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
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
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
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

陂在今豫州
新蔡縣西北

又為作一符曰以

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

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
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
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
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
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
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
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
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

市鮓須臾還乃飯

○劉攽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鮓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

往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

符為衆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

今曹州縣

句音

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

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

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
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
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
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
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
有千數旣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

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
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
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

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鄺元水經

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

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

近五百歲矣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

顧

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

小住並行應之

並猶且也音蒲朗反

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

而絕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

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
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
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

耳

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
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

元放於下坐

○劉放曰

放于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嘗以應曰此可
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

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

○劉放曰案文多一竹字

於盤中

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

○劉放曰案文當作拊掌大笑

會者皆

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

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

會者操又謂曰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

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

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

使蜀反

○劉放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

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

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

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

鑪酒肆也

操懷不喜

喜音許吏

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

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

○劉攽曰案文當作

走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

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言何遽如

許為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

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

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纂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勲傳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

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
中果死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

○劉攽曰密縣人案密當作密

其初行久而不還

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
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

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

卿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

與鬼物交通

編姓也
盲意名

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

壽姓也風
俗通曰壽

於姚吳
大夫

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

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

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

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

○劉放曰問
之按文當作

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

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

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

之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謂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

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臂背出脾欲其食少而
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一著藥投沸膏中有
藥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
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
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
者始若遭秦始皇武帝

君達號青牛師

漢武帝內傳
曰封君達隴

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
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
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
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
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劉攽曰註
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按文當云連年請于女生求見
授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
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

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

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杞朴子曰
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翕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劉攽
曰註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
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

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

書仙藥焉

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眡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考證

許曼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薊子訓傳共摩挲銅人注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

孔論語

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

或靜已以鎮其

躁

謂達萌之類也

或去危以圖其安

四皓之類也

或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

或疵物以激其清

梁鴻嚴光之流

然觀其甘心畎

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

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間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分音符問反

故蒙恥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敵今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

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彼雖

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

也沽謂街賣也然而蟬蛻翫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

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

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

數

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揚板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篡字諸本或作

慕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

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曰越王夫

人去并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旌而坐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

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

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

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

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前書薛方字子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

論語文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

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

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

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論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

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野王二老傳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於野王獵

路見二老者即禽

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

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

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

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

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武王亦即紂

於牧野而大城於邾邾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縣西有邾邾陌也

彼二王

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

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

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說无彊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達非達也家貧

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

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捕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

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

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

第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

謂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

盎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

因遂潛藏及光

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

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

養志脩道

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
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
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
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
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
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

○劉攽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為之語

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

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

也二價

周黨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

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

後讀春秋聞復

讐之義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

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讐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便輟講

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

因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

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齔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尚書

以縠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向栩傳黨服此尚書

以待見也○劉歆曰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齔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

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

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

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

仲頗有其風遂止

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

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

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

以其形貌求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

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

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

然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

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
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今杭州富

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焉

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

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紛綸猶浩博也

性清高未

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

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

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

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

帝

紀曰桀以人駕車

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

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

前書莽改允吾為脩遠少昊金

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

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

畢乃收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

燒者問所去失

去亡也

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

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

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

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

節多欲女之

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

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

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

斥遠也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

集兮東南心惛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爾雅注惛怛憂也菲菲高

下不定也惛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

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挺挺

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

則人不服延音延
讒言捷急之貌

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

建立言

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
者冀異州之人貴尚賢德

聊逍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

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

舍其車而
就舟船

過季札兮

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光貌

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
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

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

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

茂盛也
臭敗也

悼吾心

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委結懷恨
也究窮也

口囁囁兮余訕嗟恹

恹兮誰留

訕謗也鄭玄注禮
記曰恹恹恐也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

廡下

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

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

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

葬畢妻子歸扶風

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

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

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

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山在今唐州湖陽縣

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劉攽曰正文按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字也

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覺謚宣侯即暉之父也嘗以

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

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

陽洗耳恥聞禪讓

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

孤竹長飢羞食

周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

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

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

晦泥汙之下心名猶且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嵇康

臨刑顧曰景而彈琴也論者
以事跡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

佟音大冬反

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

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

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

嵇康高士傳曰刺史

執棗栗之贄往

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

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

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

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

那語餘聲也音乃賀

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
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

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
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
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喬慎傳

喬慎字仲彥

風俗通曰晉大夫喬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

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
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

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

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汝南

在扶風之東

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

養人施於為政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

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

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

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劉攽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若二

字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

列仙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

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室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安公騎之而去也

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

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馬慎同郡馬

瑤隱於汧山以免置為事

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閭雉之化行則莫

不好德賢人衆多故瑤以為事焉

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意驢鳴

意音虛記反

良嘗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
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
既高遠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
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
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

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

遜遜

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

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

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

高一作喬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

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懼音紀反辟

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

四業

謂詩書禮樂也

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

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

毛詩曰褒職有闕謂

三公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

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
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
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
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

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
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
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
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班布也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

而不至

解見獨行傳

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

左傳曰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臯陶廷堅不祀忽諸

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

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

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毛詩

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無所及矣

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

所終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

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入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凡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未嘗入城

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劉

放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

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

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

全事違塵枉

違遠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嚴光傳字子陵一名遵○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
仍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校之耳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宋 宣城 太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列女傳第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

若

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
見前紀梁嬀李姬各附家傳嬀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
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
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
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
曰君舅君姑沒則
曰先舅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
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
已見前傳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

髮歷齒未知禮則

曹輩也

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

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

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音

渠勿反

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

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
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
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
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
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
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
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比近也
落藩也永平

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

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

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凡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踵繼也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
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
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
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漢曰狂夫之言
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妄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

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

美神祇降福

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

昔夷齊

去國天下服其廉高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太伯違邠

孔子稱為三讓

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采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

之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

國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有

由是言之推讓之

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

四舅謂隱惺弘閭也而

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

謂有纖微之過

則推讓之
美失也

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

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螳之赤心太后從

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

典訓

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年十有四

執箕帚於曹氏

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其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

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

益中外之累也

中內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

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

素先也

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三輔

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

穀即成之字也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

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

實非鄙人

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

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

作女誠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

矣其勗勉之

去矣猶言從今已往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

牀下弄之瓦墼而齋告焉

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

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

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

繼祭祀也

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

已有善莫名

不自名已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

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

作起

勿憚夙夜執務私事

不辭劇易

劇猶雜也

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

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

宗

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

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

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

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

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

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

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

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

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

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

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

禮記曰八歲入小學

獨不

可依此以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

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

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

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
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

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

娶之義

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甚至尊在不
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

婦無二適

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不二適者猶曰不二天也

天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
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

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
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
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
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輪陟輪不定貌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

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
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

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

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

是固宜從令

不爾猶不然也

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

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

焉不可賞

影響言順從也

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

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

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

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

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論語孔子

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而況婦人者

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

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金物之堅者二人同心則其利

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

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

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

淑善也美女曰媛

則能依義以篤

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

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

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斯乃榮辱之本而

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

順矣謙則德之柄

易繫辭之文也

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

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韓詩周頌之言也射

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斂也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

昭妹也婿之

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

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
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
又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
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

撰考識曰水名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况拾遺求

盜泉仲尼不漱

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

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

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

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

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

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

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

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

安衆縣屬南陽郡

四子以母

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
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
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
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
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
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
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

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葺
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
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
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
龔勝臨亡並有遺令令汝曹遵承勿與
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
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

娥年十四乃汧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

而死

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

傳

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

焉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

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藎白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

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

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珎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

融為南郡太守

而所在之

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

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

猶邱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

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龐涓母

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過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大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蒧

寡婦曰蒧縣

邑有祀必牐焉

牐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牐焉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輶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

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
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
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
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
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撲交下

周禮考工記曰轆長六尺鄭衆曰謂轆端壓牛

領者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
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

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

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

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盛道妻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

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
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
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
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
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
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

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
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
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
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
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
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
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

之琰曰第四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絃並不差謬

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

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
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
四千許卷流離塗炭固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
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
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
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
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

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掌拒

掌音直
庚反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

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
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

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
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
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
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
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
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
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

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
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歔
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
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
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
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犛犛對孤景怛咤糜肝
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
為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

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入

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

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瞋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

兮背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

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

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

堯離句奴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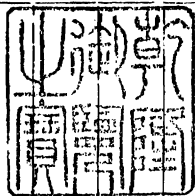
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
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
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
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
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嘯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
兮走斃斃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
兮死復生

列女後傳琰
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婦人之
正其節

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
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曹世叔妻傳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

孝女曹娥傳迎婆婆神○困學紀聞云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婆樂神以五月五日迎伍君傳云婆婆神誤也

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按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董祀妻傳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何焯曰按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遯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董卓旣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考之不詳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四考證